

學文

胡適題



第一卷第五期

學文第五期目錄

在日本東京所見之明本水滸傳

說十三月

王充論衡篇數殘佚考

劉彥和之史學

中國詩歌之起源

燈花婆婆

金得勝陀碑跋

郎主 郎君

荆駝逸史跋

張澍輯佚書

新書介紹 孫淵如外集

補晉書藝文志

孫楷第

孫海波

劉盼遂

傅振倫

羅根澤

楷

莊嚴

楷

謝國楨

重

編者

重

在日本東京所見之明本水滸傳

孫楷第

水滸研究，以近十年間爲盛。明清舊本，以各家之心熱心搜索與調查，所發見者亦多。就個人所知，最之亦不三三十種，亦云盛矣。國內所藏，今所見者，唯高陽李氏百回本爲秘笈。國外則李玄伯鄒四諦二先生在京所見，亦頗有善本。余去歲赴日本觀書，在彼東京所見明本水滸有五種，頗用忻異。中如閩刻評林本，鍾伯敬評本，巴黎國家圖書館亦有之。然書肆輾轉刻書，同名異本，蓋至平常。即是一本，而各人所觀察者亦不必同。况居厄處困，勉事調查，抄錄既多，不忍便棄。姑爲整理，刊布於此，兼附鄙見，冀與海內名家共相商榷焉。

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二十五卷殘存十八卷 內閣文庫

明余氏雙峯堂刊本。第一卷至第七卷缺。重第十卷。不標回數。各則中每有「仰止先

生或仰止余先生觀到此處有詩」云云。按仰止爲余象斗字。明刊八仙傳引署云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又號三台

山人。今所見閩本小說有雙峯堂本三台館本，蓋即象斗經營之書肆。如宮內省圖書寮之唐志傳署三台館又有

雙峯堂記圖書雙峯堂署署即三台館改名內閣文庫藏明本八仙傳爲余文台刊本。蓬左文庫藏京本通俗演義按鑑全漢

志傳十二卷，係萬曆十六年刊本，署云「書林文台余世騰梓」。則余世騰字文台。而萬

曆丙午（三十四年）本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蓬左文庫大連圖書館均有此本題「後學畏齋余邵

在日本東京所見之明本水滸傳

魚編集』『書林文台余象斗評梓』，其封識語云象『斗校正重刻』末署『余文台識』。又有萬歷丙午序，署『後學仰止余象斗再拜序』。則字仰止之余象斗與字文台之余世騰又似一人。不知何故。要之爲萬歷時人，則無可疑。此書各回中之『仰止余先生，』或其自稱，或其後人稱之，固不可知。然無論如何，其刊書時代，當在萬歷間。其書分三欄：上欄爲評釋，中欄爲圖，圖左右有題句下欄爲正文。中葉十四行，行二十一形式與萬歷丙午刻之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正同。但彼開板較闊，字亦工整，此字則較小而不甚工。書有王虎田慶事，多刪節。友人鄭西諦君於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見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書，亦余氏刻本，據鄭氏審定書僅存二十卷及二十一卷之半，比此本殘缺尤甚。據西諦所記，其殘存之一卷半皆王慶事。此本二十卷記田虎事訖。二十一卷二十二卷記王慶始末，至二十三卷始畢，則與西諦所見非一本。且彼名『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志傳』，此名『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書名亦不同。然以增補號召則一。觀其命名，於增補之外，加『校正』『評林』字樣，似增補事已屬過去，所於者爲校正與集評。意西諦所見爲原本，而此爲重刊本，即從西諦所見本出

者。然皆爲一家刊書，其書之增田虎王慶亦同，則其內容文字，殆至爲接近。雖非一本，正不妨以一本視之。西諦所見僅存一卷半，此則多至十八卷。余在內閣得見此本，其忻驚慰快，度西諦在法京時，亦無以逾此。恨未得與同志同好者共觀之也。

此書雖增田虎王慶故事，然於舊有部分，實多刪畧，不依原書。今以四事說明之：

一 詩詞之刪畧

吾國小說於正傳前，例有入話及詩詞，此等體例，實自宋朝說話人一脈相傳而來。今所見最古小說，如京本通俗小說開首莫不有詩詞，馮夢龍撰三言，亦尙依此意。長篇如金瓶梅亦然，蓋作者名士，鑒源知古，故未嘗以爲支言而不用也。今所見高陽李氏百回本水滸，似從舊本出者，而開端都無詩詞。今閱此本，乃知舊本開端原有詩詞，後來刊本，乃以其無用而刪之，即篇中所附，以今百回本勘之，亦刪去不少。此本雖亦刪畧，但多移于上方評釋欄中。如八卷吳用舉戴宗篇評云：「凡引頭之詩，皆未干水滸內之事，觀之原文作此字撫眼，故寫於上層，隨愛覽者覽之。」詩云

在日本東京所見之明本水滸傳

在日本東京所見之明本水滸傳

四

云。九卷楊雄醉罵潘巧雲篇評云「詞之事皆是一引頭，何必要？故錄上層，隨便覽觀。詩『朝看瑜珈經』云云。（按：此詩百回本四十五回在正文中間，不在篇首，）卷十楊雄大鬧翠屏山篇評云：『各傳皆無引頭之詩，未見可取。觀傳者無非覽看詞語，觀其事實，豈徒看引頭詩者矣？』原文作矣字故此引頭詩，反掩人耳目。故記上層，

隨人覽看』。詩『古賢遺訓太叮嚀』云云。卷十五柴進簪花入禁院評云：『一首詩從宋江入城言起，直到李逵鬧皇君止，不可削之，錄於上層』。詩『聖主憂民記四兜』云云。自十九卷以下，於標目下皆側注云：『其詩錄上』。凡此本上欄所錄古今體詩及詞，今皆不見於篇首。於此可知，原本水滸篇首概有詩詞，而今本已全數刪去。此本雖力斥其不必要，究以『欲去時不錄，恐他人不知者，言此處落矣』

十一卷戴宗智取公孫勝篇評語

故雖於正文不錄，而仍移之於上欄，原書面目，猶未全失。此書於正文往往大膽刪節，獨於此等猶持矜慎態度，推其用意，未必有愛於詩詞，蓋引首詩詞人所習見，易於看破，不若正文敘事之中節省文字之可以苟且矇混耳。又以此書觀之，不唯引首詩今本皆刪去，即文中之詩，此本偶存者。亦往往不見於百回

本，九卷楊雄醉解潘巧雲篇送暖偷寒起，編胎一絕今猶見百回本四十五回。惜在東京時手中無百回本，不獲評校其異同。余意文中所附詩，書賈多隨意增添改換，如三國唐傳附靜軒麗泉詩之類。若引首詩詞，如此本評者所云云，則當是舊本所有，不幸刻書者多存不必要之見，遂致刊落無遺耳。

二 正文之刪畧

此本雖以增補號召，實則增多者爲田虎王慶故事，於舊有文字刪畧殊多，正如胡應麟所謂「止錄事實，遊詞餘韻神情寄寓處一概刪之」者。所以知其爲刪畧而非祖本者，以語不繕完明之。如八卷宋江吟反詩篇記宋江自語云：「我生在山東，出身雖留得一個虛名，目今三句之上，功名不就，父母兄弟幾時相見」？不覺淚下。觀物傷情作西江月詞。喚酒保筆硯寫向粉壁，以記歲月。姑無論其文之簡拙不成句，改原文「學吏出身」爲「出身雖留得一個虛名」，此尙成何語？試以原文勘之，則知其省其所不能省不當省，斷斷乎爲無知書賈之所爲無疑。卷九記假李逵剪廝事無此目通行本謂李逵有感於公孫勝之請假歸籍省母，因亦請假下山。此則畧去李逵請在日本東京所見之明本水滸傳

在日本東京所見之明本水滸傳

六

假一段，逕接入『且說李逵來到沂水縣西門外，見一簇人看榜，』則語爲無根。他如十卷解珍解寶越獄篇，事爲異軍突起，故百回本於此有說話人解釋一段，此亦畧之。十一卷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篇記說唱諸宮調事，亦縮減文字，此一事記勾欄情狀在水滸爲絕妙之文，今則不可得見矣。十五卷燕青智撲擎天柱篇，無唱貨郎兒之語。就當時記憶所及，匆匆縮讀，所得已如此數，其餘文字，可以類推。胡應麟不堪覆瓿之言，爲不謬矣。

三 節目之省併

每則標目，與百回本比較，則所省者爲：『梁山泊好漢劫法場，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百回本四十回此併於薄陽吟反詩篇『還道村受三卷天書，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假李逵剪徑劫單身，黑

旋風沂嶺殺四虎。』百回本四十二回四十三回此併於宋江智取無爲軍篇『撲天鵬雙修生死書，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百回本四十七回四十八回此併於楊雄大鬧翠屏山篇『李逵打死殷

天錫，柴進失陷高唐州。』百回本五十二回併於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篇『徐寧教使鈎鑪鎗，宋江大破連環馬。』

百回本五十七回此併於吳用使時遷盜甲篇『宋公明夜打曾頭市，盧俊義活捉史文恭。』百回本六十八回此併於宋江賞馬步三軍篇『宋公

明大戰幽州，呼延豹力擒番將。」百回本八十七回「混江龍太湖小結義，宋公明蘇州大會垓。」百回本九十三回「盧俊義大戰昱嶺關，宋公明智取清溪洞。」百回本第九十八回蓋文字既省，則標目亦不得不省併也。

四 增加部分

水滸故事，起於北宋，流傳於南宋金源，大扇於元，復登經明人之潤色附益，遂爲今之百回本百十回本與百二十回本。其故事之構成，時代先後不同，真偽相間，然稍習舊聞參伍証之，則亦可窺其時代定其真偽。以今考之，自張天師祈禱瘟疫至打東平府東昌府止，蓋爲宋人舊話而盛演之於元人者，方臘故事，當亦甚早。打東平東昌後征方臘前如李逵壽張坐衙及雙獻功，燕青撲擎天柱，柴進簪花入禁院，宋江訪李師師，蓋亦話本遺留。三敗高太尉，征遼事，文特荒率，縱有所本必非胡元之舊，無論宋人。且擊遼在平方臘之後，此乃倒置，顯係明中葉無知之人所增。然其時代似猶在插增田虎王慶之前，意者弘治之後，萬曆以前，河湟不守，邊事日急，乃有此悠謬之說乎？若田虎王慶故事，則顯以有征遼事之水滸傳爲底本而增出者，在日本東京所見之明本水滸傳

在日本東京所見之明本水滸傳

八

其出於明人之手，尤無疑義，西諦以爲即閩書賈所增，可爲定論。以余所見此本考之，則記宋江平遼後班師面君下入征田虎事與平王慶後面君下入征方臘事，其過脈處文字全同，如平遼後班師回朝，其情事爲：

賜賞宋江錦袍一領，金甲一副，名馬一匹。盧俊義等，各於內府開支。宋江等謝恩出宮禁，至行營候朝庭委用。不在話下。却說當時有四處賊寇……………

記平王慶班師回朝情狀則謂：

欽賞宋江錦袍一領，金甲一副，名馬一匹。盧俊義等賞賜，盡於內府開支。宋江等謝恩出西華門上馬回到行營安歇，聽候朝庭委用。次日，公孫勝喬道清……………

前事爲百回平遼後原文而稍摶節，後事亦百回平遼後原文而稍摶節，下接公孫勝歸隱事亦同，唯多出一喬道清而已。然則，以平遼之百回本爲底本而增此二事，尙有何疑？其記擒田虎後徽宗敕云田虎田彪欺天罔上，爲惡不仁，罪不勝誅，着三法司多官綁去人煙曠口之處凌遲！』三法司自是明人語。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爲三法司如其所說，則議獄官如三法司者所司乃縛縛行刑，亦可笑之甚矣。

增田虎王慶部分凡十七節，目與熊飛刊英雄譜本稍有出入。今校錄出於左：

〔盧俊義分兵征討〕 宿太尉保舉宋江 〔熊本有此
目此本無〕

十九卷

盛提轄舉義投降 元仲良憤激出家

衆英雄大會唐斌 瓊郡主配合張清

公孫勝再訪羅真人 沒羽箭智伏喬道清

宋江兵會蘇林鎮 孫安大戰白虎關

二十卷

魏州城宋江祭諸將 石羊關孫安擒勇士

〔盧俊義神攻獅子關〕 段景住暗認玉欄樓 〔熊本有此
目此本無〕

及時雨夢中朝大聖 黑旋風異境遇仙翁

〔喬鐵清法述五千兵〕 宋公明義釋十八將 〔熊本有此
目此本無〕

卞祥賣陣平河北 宋江得勝轉東京

在日本東京所見之明本水滸傳

在日本東京所見之明本水滸傳

徽宗降敕安河北

宋江承命討淮西熊本無此目

二十一卷

高俅恩報柳世雄

王慶被陷配淮西

王慶打死張太尉

夜走永州遇李杰

快活林王慶使槍棒

段三娘熊本下有自字招贅王慶

宋公明兵度呂梁關

公孫勝法取石祁城

二十二卷

李逵受困于駱谷

宋江智取洮陽城

宋公明遊夜翫景

吳學究帳幄談兵

孫安病死九灣河

李俊雪天渡越水

二十三卷

公孫勝馬耳山請神

宋公明東驚嶺熊本下有山字滅妖

公孫勝辭別歸居熊作鄉

宋江熊作頭目領勅征方臘

（注）以上卷第節目，以評林本爲主。其目爲熊本所有評林本所無者，以二記之。

以上所說，此本增多田王故事，於舊本原有文字刪畧殊多，實爲書肆妄作因陋就簡之俗本。雖以增補批評標榜，而所增者既無意義，評語又至不通。然其價值不在於書之善否，而在水滸故事演化中歷史上之地位。增田虎王慶故事之水滸傳，吾國未見明本，如日京內閣文庫藏之明熊飛刊本英雄譜，即從此評林本出，坊間通行之漢宋奇書，殆又從英雄譜出。法京所存者，即是原本，已殘缺太甚；此在今日爲比較至完備之本。引首詩詞，雖不錄於正文，猶存之於上方，萬歷前水滸舊本形式，猶於此書徵之。斯則不無可取。自研究水滸一書之源流變遷者視之，固認爲珍寶之史料也已。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一百卷一百回內閣文庫

明容與堂刊本，無圖，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板心上題「李卓吾批評水滸傳」，下題「容與堂藏板」。葉數則記於後半葉之板心下。首李卓吾序，後署「溫陵卓吾李贊

在日本東京所見之明本水滸傳

撰」。又另行題云「庚戌（疑萬歷三十八年）仲夏日虎林孫樸書於三生石畔」此序百二十次
回本亦載之。爲梁山泊一百單八人優劣，爲一短文。以李逵爲首，謂爲梁山泊第一尊活佛，次則石秀魯達武松等。於宋江吳用則譏其權謀，以爲佛性漸滅殆盡。品題人物，無端摻合禪語，已覺聒說。觀其高下低昂處，則知此等見解議論，自萬歷時已然。聖嘆特本此旨而發揮之而已。次爲批評水滸傳述語，述評刻大意，每條皆云「和尚」，意即指李贄。末署「小沙彌懷林謹述」，亦不知何人。中云：「和尚有清風史一部，則和尚手自刪削而成文者，與原本水滸傳絕不同。又手訂壽張縣令黑旋風集，令人絕倒，不讓世說諸書」。後復有小記云「本衙已精刻黑旋風集青風史將成矣」云云。此二書今俱不見。黑旋風集，當即聖嘆所出之壽張集，以爲「嚼人屎概不是好狗」者。次爲論水滸傳文字，以爲貫串三教，議論多可笑。次爲水滸一百回文字優劣，謂其中照應謹密，曲盡苦心，亦覺破碎，反爲可厭；乃不免腐儒之見。明代士夫爲文，務爲簡古，襲先秦之面目而無理致，風聲所播，延及閩里，遂有以古文法度衡小說者。書賈刻書，動多刪略，固爲節本起見，然亦此輩有以啓之，此在吾國小說史上亦一厄運也。又謂九天玄女石碣天文，最爲可惡。水滸傳著此二事

無固謂，然玄女授天書固源於宋人，來歷亦舊。至謂天道定不如此，則捨文字而論鬼神，亦未足服作者之心。正文亦百回。第一回前爲引首，乃高陽李氏本第一回之前半。開篇爲邵堯夫詩，亦同百二十回本。文有眉評，旁評。卷後總評或署『李戴贊』『李禿翁』，或署『李和尚』，頗不一律。按國內所見水滸傳，有袁無涯刊之百十二回本，爲歐楨時刻本無疑。有李玄伯藏之百回本水滸傳，圖與百二十回爲一板，至早亦在萬歷中葉。此本據李卓吾序後所題，似即萬歷三十八年刊本，與閩刊之水滸評林時代相去不遠。在板刻上，自爲極重要之本子也。

此本無田虎王慶事，文同高陽李氏百回本。最堪注意者，爲評者以個人意見，加上許多擬刪符號，對於擬刪字句，皆上下乙之。

句旁直勒亦甚多，但用意似示應注意或不滿非擬刪符號

旁勒鈞乙，充滿篇幅。

以萬歷刊鍾伯敬評本校之，則擬刪之處亦十同八九。以崇禎間熊飛刊百十回本校之則擬刪之處，熊本果削去不錄。惜無充分時間，不得逐句逐字校勘。試舉數例：如第三九回，宋江吟反詩篇詩曰『江上高樓風景濃，偶因登眺氣如虹；興狂忽漫題新句，却被拘繫狴犴中』；此本與鍾本上下皆乙之，百十回本果無。

李玄伯百回本亦無此詩

第五十四回入雲龍破高

在日本東京所見之明本水滸傳

廉篇，自宋江陣開處句起，敘事百餘字，四六二百餘字，至所插第三段四六中之「手內劍橫三尺水，陣前馬跨一條龍」止，此本及鍾本皆擬刪，而百十回無果之。李氏百回本第九回則雖然俱存

十回五台山宋江祭禪篇自「天子命光祿寺」句起至「賜御宴已罷」，及中附之四六一，此本與鍾本擬刪，而百十回本無之。李氏百回本第九十五回張順提方天定籍解珍遇袁評事本亦無之

後回寨報事，「特來報知主將」句下之「有詩爲証」四字，及詩「解寶趨營忽報言，糧舟數十泊江邊。憑誰說與方天定，此是成功破敵年」：此本擬刪，鍾本不刪，而百十回本果不

錄。李氏百回本亦無第百回宋公明神聚蓼兒洼篇「話說爲何只說這三個到任」按指花榮吳用李逵三人別個都說了絕後結果？爲這七員正將按指戴宗阮小七柴進李應關勝呼延灼朱仝七人都不厮見着，先說了結果，有詩爲証」四十

字，及詩「百八英雄聚義間，東征西討日無間。甫能待得成功後，死別生離意（竟）莫還」。此本及鍾本皆擬刪，而百十回本亦無之。李氏百回本有叙，事四十字無詩然此四十字與下文「後這五員

正將宋江盧俊義花榮吳用李逵還有厮會處，以此未說絕了結果。下來便見。」實乃一章相承，以爲「可刪」，注原甚不合理，則亦學究之見而已。以是言之，則文簡事繁之百十回

本，實就百回本刪節。友人鄭西諦君，謂簡本如百十五本等實自羅貫中原本出，非自今

行之百回本出

小說月報二
十卷九號

殆亦不盡然。

坊刻漢宋奇書等
又自熊本出無疑

無論如何，百十回本與百回本當有

幾許關係，以其所刪乃循批点家之謬見謬評，爲有意的而非自然的也。就此五條觀之，雖所擬刪者多爲無關重要之四六及詩，然如末條所舉，則斷不可刪之文字，亦以私意刊削。以此類推，則水滸傳中吾人認爲佳文字及重要文字；在百十五回本中因陋儒之指摘而銜冤剝落者，當亦爲數不少。惜不能詳細勘之也。

鍾伯敬先生評忠義義水滸傳一百卷一百回 神山閔次先生

明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六字。首鍾惺序及水滸傳人品評。

原書缺以
他書抄補

開板不甚闊，行與

字皆密。刻工形式，與長澤規矩也先生所藏之明本金瓶梅乃極相似。卷二十二題「積慶堂藏板」。聞京都倉石先生有藏本不缺，惜未能目覩。以鍾序「世無李達吳用，令哈赤猖獗遼東」一語推之，則書刻當在萬曆末年。無田虎王慶事。文中亦照刻擬刪符號，鈎乙甚多。大致與容與堂李卓吾評本同。已詳前書。

水滸全傳三十卷 東京帝大研究所

在日本東京所見之明本水滸傳

在日本東京所見之明本水滸傳

一六

大本署全閣映雪草堂刊。圖二十葉，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刻殊不工。卷首序，末署「五湖老人題於蓮子峯小曼陀精舍」書無節目，應訖處乙之。與鄭西諦在巴黎所見寶翰樓利本同。有田虎王慶事，乃文簡事繁之本。

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 內閣文庫

明雄飛館刊本。封面題「英雄譜」，欄外橫題「二刻重訂無訛」，則尙有初刻。書上層爲水滸，下層爲三國。前有圖百葉。頗精。三國圖自第一葉至六十二葉止。水滸圖自六十三葉至百葉止。圖後半葉爲題詠，句旁有圈點及評，皆用朱墨。署名有張瑞圖及張采等，則崇禎時刻矣。正文上十七行，行十四字。下十四行，行二十二字。首熊飛英雄譜弁言，尾署「熊飛赤玉甫書於雄飛館。」又叙英雄譜，後署晉江楊明琅穆生甫題。水滸題「錢塘施耐庵編輯」。三國題「晉平陽陳壽史傳」，元東原羅貫中編次，「明溫陵李敏贊批點」。

此合刻本所載水滸目一百零六回。實爲一百十回。第一回前有引首，與容與堂本同。開篇有詞有詩，詩爲邵康節七律，亦同容與堂本，但詞爲「人棄陰陽正氣」云云，獨

此爲異。第一回開篇詩『絳幘鷄人報曉籌』云云，二回開篇詩『千古幽局一但開』云云，亦同容與堂本。文中字句，凡容與堂李卓吾評本與鍾伯敬評本會加擬刪符號者，此本皆逕刪其文字，似刻書時卽以此等本爲底本。

此本『雙林渡燕青射雁』後增田虎王慶事，共十九回較閩刻評林本多三回，少一回。（已詳評林）又以此本文字校閩刻水滸志傳評林本文字則省略處亦同。唯閩本省去百回本之目，此本或省或不省，標目上下聯，間有一二字不同，然大致全合。所省回目，已於評林下記之。今更以高陽李氏百回本爲主，記閩本及此本同異於後。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李本四
十回目

閩本熊本皆無此目

還道村受三卷天書 宋公明遇九天仙女 李本四十
二回目

閩本無此目 熊本正文目爲『宋江授廟夢見玄女，娘娘傳授宋江天書』。

假李逵剪徑劫單身 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李本四十
三回目

閩本無此目 熊本正文有

在日本東京所見之明本水滸傳

在日本東京所見之明本水滸傳

撲天鵬雙修生死書 宋公明一打祝家莊李本四十
七回目

閩本熊本皆無此目

一丈青單提王矮虎 宋公明兩打祝家莊李本四十
八回目

閩本無 熊本忘記

李逵打死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李本五十
二回目

閩本熊本皆無此目

徐寧教使鈎鑊鎗 宋公明大破連環馬李本五十
七回目

閩本熊本皆無此目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 盧俊義活提史文恭李本六十
八回目

閩本熊本皆無此目

宋公明大戰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將李本八十
七回目

閩本無 熊本有此目同，但呼字作胡。

說十二月

孫海波

卜辭紀月之文，書十二月者甚衆。羅雪堂謂十二月爲閏月，蓋以殷人置閏，恒在歲終也。葉紅漁殷契鈎沈非之曰：「惟辭尾紀日，往往逼近此種紀數字。上下左右，讀者易誤，茲略舉之，如前編卷一第三葉第八版『在訃』，在字與切之間，夾一紀數之三。或誤認爲在十四月，卷三第二十二葉第六版『計』。或誤似爲十三月，……其他靡難于卜辭中者，亦復不少，舉此可以反隅」。以余按之，二說皆未是矣。

置閏之法，始於周之中葉，說文：「閏，餘分之月，五歲再閏也。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周禮閏月王居門中，中，月也」。是閏字之義，始見於周禮。置閏之法。古今有二；一在歲終，一以無氣之月爲閏。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云：「中數曰歲，朔歲曰年」。蓋自歲前天正冬至，至歲終天正冬至。至歷分至二分二至也。啟閉，匝二十四氣者，謂之歲。自歲前天正終朔，至歲終天正終朔，歷晦朔望。匝十二月者，謂之年。中數恆盈，朔數恆虛，數盈之餘，由分積日，由日積月，而閏法生矣。春秋之時，於每時之始，而步四立，中而紀分，至終而置閏。以經證之，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月在冬十月之後。哀公五年，

書閏月。在冬叔還如齊之後。傳成十七年，閏月乙卯晦，在十二月使國勝告難之後，昭二十年，閏月，晉箕遺濟師，在十二月庚戌之後，是古閏在歲終之據。而世以文元閏三月爲非禮也。在春秋之際，歷學日昌，其術之起算，或以春分，或以夏至，不必皆在冬至，故可隨所直而截算，亦以隨日而置閏。梅氏文鼎曰：「考古以歲終置閏爲合。定時以無中氣置閏爲安」。其言是矣。推閏之術，戴東原原象云：「日循黃道古旋邪絡乎赤道而南北，凡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日，發斂以終。月道邪交乎黃道，凡二十七日，小餘過日之半，月遂其道一終，日月之會，凡二十九日，小餘過日之半以起朔，十二朔凡四百五十四日有奇分而近歲終，積其差數，置閏月，然後時序之從乎日行發斂者以正」。是以攷日月之會，必先測景，而測景之法，亦始於周。周禮有馮相氏掌冬至致日以辨四時之序，冬官攷工記：「晝乘以縣臈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而測景之器，最早者殆爲土圭，故攷工記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今吾驗之卜辭，於曆術之辭，一年曰祀，十日曰旬，三旬曰月，故凡卜旬者必以癸日，蓋以由癸至甲，其數止乎十也。每月三十日，無朔晦望之別，是月亦無大小建之分，其歲之餘日，

無由得知，又安用乎置閏。是則以十三月爲置閏，蓋羅氏誤以周正解殷時，其說誤矣。

味乎葉氏之言，似指卜辭十月之間，係爲配數之字，不宜與十月合讀，要之商本無十三月之名，乃在後人誤讀耳，余嘗檢卜辭之清晰者，如下：

辛未卜壬申貞其乍豐缺三川後篇下三葉十一葉版

辛未卜壬申貞其長剛缺三川同上

口十安缺口祝缺三川又二十一葉十七版

缺卯卜貞其王其母缺止志缺三川鐵壽堂所藏殷虛文字四十五葉八版

口好不其來貞上三川帶甲骨文字卷二十葉第十一版

缺西告曰缺二邑三川又卷三九葉第五版

缺辨合殷缺人商三川董室殷契圖文人名類五十三版

則上文三川者，當與十月合，決非紀數之字可知，葉氏謂爲誤似，殆亦未及檢耳。

然則十三月果爲何月耶？曰，是即正月也。古人禮簡，紀數往往上積。而孟春之月，陽氣始生，天地已交，與十二月相啣，故因呼之十三月。其詞見於書傳者，凡有三事：

說十三月

一，詩豳風「一之日鶩發」，疏引春秋元命苞曰：『周人以十一月爲正，殷人以十二月爲正，夏人以十二月爲正。』

二，後漢書陳寵傳：「十二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

三，隋書牛弘傳「今十一月不以黃鐘爲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王夏土不相」。以此證之，太古之民，未有歲年，月月相繼，以數相積。然天地之氣，陰陽風雨寒暑之節，歷十二月則周而復始，故據今歲之十二月，與往歲之十二月，其候令相同，因以識之。而斯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則陽氣至矣。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東風解冰，蟄蟲始振，據今歲以驗往昔，先民知其爲歲首矣，斯謂之正月。又謂之一月。則十二月者，固先民正月之初稱矣。故卜辭書正月，或一月，或十二月，皆殷人呼正月之詞，無他誼也。嗣以十二月之名失于煩碎，因而偏廢矣。

王充論衡篇數殘佚考

劉盼遂

論衡一書，今存八十五篇，內惟招致一卷，有錄無書。蓋實存八十四篇，從未有加以異議者。惟手書按考其實，則論衡篇數，應在一百以外，至今日佚失實多；最少亦應有十五六篇。今分三項，說明之如次：

一，以仲任自己之言爲證。

甲自紀篇云：「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出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

乙佚文篇云：「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百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按百數各本皆誤作十數，今正。百數者百許也，百所也，今山東言千之左右曰千數，百之左右曰百數，其遺語也。此本由後人誤仞八十四篇爲足本，故妄改百數爲十數，而不顧其欠通也。）

據以上二事，足證今之八十五篇，非完書矣。

二，以論衡本書之篇名爲證。

甲，覺佞篇 卷十一答佞篇云：「故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辯，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

王充論衡篇數殘佚考

辭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云云。」盼遂按「覺佞」當是論衡篇名，與蒼佞篇爲姊妹篇，舊相比次，而今亡佚矣。猶之實知之後有知實，能聖之後有實聖也。

乙，能聖篇

丙，實聖篇 卷二十須頌篇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僞，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盼遂按三增者，謂增儒增藝增，九虛者，書虛變虛異虛感虛福虛禍虛龍虛雷虛道虛，皆論衡篇名也。然則能聖與實聖，亦必爲論衡篇名不知於何時失傳矣。

丁，盛褒篇 卷二十九對作篇云：「且凡造作之過，惡其言妄而誇誹也，惡字各本說作意，今改正。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宜漢恢國除符盛褒須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盼遂按齊世宜漢恢國除符須頌五者，皆論衡篇名，所以張其實事疾妄之說也，則盛褒亦必爲論衡篇名，與須頌爲並蒂連理之文，無疑，而後世亡失者也。

據以上四事，由論衡本文中載佚篇爲吾人所考明者，已有四篇之多，其本文所載篇名未爲吾人所甄明者，亦或佚去之篇，而本文中從未提及者，爲數當更不少，則論衡篇數

過百之說，非無稽矣。

三，以各書所引佚文爲證。

馬總意林卷三引論衡云：「天門在西北，地門在東南，地最下者揚兗二州，洪水之時，

二州最被水害。」

全上又引論衡云：「伯夷叔齊爲庶兄奉國，餓死于首陽山，非讓國於庶兄也，豈得稱賢人乎？」

全上又引論衡云：「天有日月星辰謂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謂之理。」

段成式酉陽雜俎加十石駝溺條云：「拘夷國北山有石駝溺水，溺下以金銀銅鐵瓦木等器盛之，皆漏，以掌盛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臭毛遺落，得仙去，出論衡。」

據以上四事，舉不見于今本論衡，知論衡至今日殘缺者多矣。

由上列三項證明，則論衡百篇之說，蓋確有此見象，而未容奪易矣。

劉彥和之史學

傅振倫

文史之書，鮮有專著。間有一二作者，或則舊文湮沒，或則辭語簡約。至若敷陳詳覈，徵引廣博，源流利弊，粲然畢舉，而並存於今日者，則唯劉彥和及文心雕龍及劉子玄史通二書已。彥和嘗以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于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爲文心五十篇。與劉氏史通，山谷並推爲學者要書。第世人知文心爲文史類之要籍矣。而不知其史學思想已充滿其中矣。其史傳一篇，論史之功用，源流利病，史籍得失及撰史態度，實開史評之先河；詳讀其書，可以知之。吾國史學名家劉子玄，實多採其論說也。今略舉二氏之史學見解，以見彥和學說之梗槩，及其影響，因見子玄卓識偉論，固有所本也。

子玄嘗謂古來之書，其牢籠天地，博極古今，錯綜經緯，兼于數家者，劉安淮南子而後，概有六家。（揚子法言，王充論衡，應劭風俗通，劉劭人物志，陸景典語，劉勰文心雕龍。）均已納諸胸中，曾不遺芥。二氏學說相承，蓋有自矣。故史通一書，即就文心之意而推廣之；其全書亦即雕龍史傳篇「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四句，而闡明其義。文心原道徵聖諸篇概論文學並及其起原，而史通有六家之篇；宗經至

書記諸篇述文章派別，而史通有二體雜述諸篇；神思以下等篇詳治文之方法——文學藝術，而史通有載言以次三十一篇之作；文心之體性篇，猶史通之敘事篇；文心之鎔裁篇，猶史通之煩省篇；文心之時序及才略篇，猶史通之言語及駁才篇；文心之知音篇，猶史通之鑒識，探賸，忤時諸篇；文心之程器篇，猶史通之直書篇；文心之序志篇，猶史通之自敘篇。文心論文筆法，亦即所以言史法也。子立之說，多出子彥和，故其書亦全擬之也。茲特以甲乙爲標誌，譜述其史學主見，以便比觀。（甲指彥和，乙指子立）。其文長者祇錄二書之篇目。

乙項注明章節及頁數者，則係指拙著劉知幾之史學一書而言；不加序釋，節篇幅也。

一、有文字，然後有史官，史官置而史學興。

甲、史傳篇；

乙、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六家等篇。

二、史書所以以古傳今。

甲、史傳篇：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

乙、序例篇：爲史之道，以古傳今。（亦見史官篇）。

三、史事所以資法戒。

甲、史傳篇：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乙、曲筆篇：史之爲用，記功司過，彰善癉惡。直書篇：史之爲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

四、推揚編年紀傳二體而論其得失。

甲、史傳篇；

乙、二體篇。

五、本紀之體，防於呂氏春秋。

甲、史傳篇：太史談，……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

乙、本紀篇：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網紀庶品，網羅萬物。

六、本紀所以載帝王之事蹟者。

甲、史傳篇：本紀以述皇王，外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歲。

乙、本紀篇：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又見世家列傳諸篇。）

七、皇后不應列紀。

甲、史傳：篇及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實。……牝雞無晨，武王首誓；

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慎矣！張衡司史，而惑同遷固，元帝王后，欲爲立紀，謬亦甚矣！

乙、序例篇：晉齊史例嘗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

竊惟錄皇后者歸爲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

八、表以譜年爵。

甲、史傳篇；

乙、表歷篇謂史可廢除，必曲爲銓擇，列國年表，或可存之。

九、論贊以約文總錄。

甲、頌讚篇；

乙、論贊篇。

十、紀傳之體編年綴事。

甲、史傳篇：紀傳爲式，編年綴事。

劉彥和之史學

乙、列傳篇：紀者編年也，傳事列事也。春秋則以傳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

十一、史貴敘實。

甲、史傳篇；

乙、四十頁（第七章第二節）。

十二、闕疑。

甲、史傳篇：文疑則闕，貴信史也。

乙、四十二頁（第七章二節）。

十三、史文理當雅正。

甲、史傳篇；

乙、八十二頁（章八節七項六）。

十四、史書詳近略遠。

甲、史傳篇：公羊高云，傳聞異辭；有况稱敘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者

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傳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辭。於是棄同即異，穿

鑿旁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蠶也。

乙、六十頁（章八節八）。

十五、史之煩省，貴得其中。

甲、徵聖篇曰：夫鑿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

乙、八十四頁。（章八節七項丁）。

十六、史貴直書而尊親賢者則宜隱諱。

甲、史傳篇：……述遠則諛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真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

乙、史尚直筆（章七節二項甲——四十一頁），然「事涉君親，言必隱諱，直道不足，

明教存焉。」（曲筆篇）

十七、史材甚廣，理宜博採。

甲、「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削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歷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謀；禹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于心，著言于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書記篇）「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爲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于體國。必閱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傳練於稽古也」（史傳篇）「夫山木爲美匠所度，經書爲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筆」。《事類篇》蓋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綜學在博，取事實約。校練務精，摺理須數。衆美輻輳，表裏發揮」。斯爲美也。（同上）

乙、六十三頁至六十八頁（章八節三）。

十八、疑古

甲、史傳篇：追述遠代，代遠多僞。……記編同時，時同多詭。……析理居正，唯素臣乎？

乙、五十頁至五十四頁（章七節四）。

十九、褒貶諸史。

文心史傳篇，雜評諸史。史通品隲史籍，則散見各篇。文心分論左傳漢書，而史通判爲二體。彥和抑史遷而揚孟堅，子立六家因而和之。彥和盛譽左傳，子立亦稱之，更爲申左篇而析論之。彥和美華嶠之書，子立亦因其美而美之。二人所見，先後如出一轍焉。

以上所舉，其大端耳。文心史傳篇謂戰國策錄而弗叙，故即簡而爲名；史通六家篇國語章亦因之立說。史通浮詞篇首八句，即模擬文心章句篇首尾之辭句。文心神思篇以「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作結，而史通敘事篇尙簡章亦以此二語作結，惟顛倒其位置。文心才畧云篇：「卿淵以前，多役才而不課學，雄向以後，頗引書以助文」。而史通雜說下篇全引其文，更申論之。文心麗詞篇論駢儷體，史通駁才篇即用麗詞之名以代駢體之文。文心稱傳

左讀後漢之尤煩，而史通嚴篇才亦引以爲例。文心論說篇有弄丸飛鉗之語，史通言語篇亦用之。漢書藝文志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文心史傳篇本之而立論，史通載言六家諸篇亦因之而申叙其說。文心章句篇言文章之組成，而史通敘事篇用晦章亦取其說。文心史傳篇有徵賄鬻筆之語，史通曲筆篇因有班固受金，陳壽借米之論。左傳之「傳，六寸簿也，而二氏並本釋名，以傳訓轉。此皆子立不深加考求遽引纏說，以致沿訛貽誤。蓋子立深信彥和之說，故取之而不疑。更熟讀其書，故行文構句，因習之而不覺。子立之學，多導源于彥和，信不誣也。

劉知幾之史學（一名史通之研究）

△著者傅振倫△全書一冊都八萬言△特價五角六分△代售處北大一院號房及景山書社
劉知幾史通，爲文史類之要籍，昔人稱其文比劉勰，識匹王充。此劉知幾之史學一書，爲傅振倫所著廣史通之一編，係專論史通者。本書首自序，略述劉氏與鄭樵章學誠之史學思想及其得失，次爲劉氏平生，概論子立學術思想淵源及其行事與著作，又次爲正文，分爲十章，每論一義，首述劉氏主見，評其得失，論其影響，前人論史與論史通之語均附焉。至于劉氏作史動機及其時代背景，并經過情形以及其歷史精神，以至史通之編次，內容，義例，並加論述，且唐前後諸史利弊與史學名家鄭章二氏之見解，均可于此書求之。凡研究吾國史學史，史學概論，史學方法論，均應手此一編，蓋不祇爲文學家史學家研究史通一書之參考書而已也！

中國詩歌之起源

羅根澤

——中國詩歌史第一篇——

1. 緒論

2. 偽古詩歌之考辯——自上古至夏商周。
3. 史實的中國詩歌之起源——起源於商代，爲不整齊且極簡單之風謠體 (ballad)。
○ 出處在易卦爻辭。

第一章 緒論

歷來研究中國詩歌起源者，可以分爲兩種：

(一) 理論的研究

(二) 史實的研究

所謂理論的研究者，以情理推度何時已有詩歌之謂也。此種研究，其實無國界之分，祇是泛論詩歌起源之原理。研究此問題者，我國先民，亦頗不乏人，一一徵引，今茲未能，實

中國詩歌之起源

亦不必，最透澈而具體者，以予所知，當推沈約。其言曰：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繁，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或無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宋書謝靈運傳論

此外若詩大序，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朱熹詩序，王灼碧雞漫志……皆有與此異辭同歸之論調。依哲學家羅素之說，吾人與生俱來者有兩種衝動，曰創造衝動，曰佔有衝動。由創造衝動發展，則為遊戲，文學，科學，哲學，美術……。初民——能言語之初民，亦同樣有創造衝動，當然可以有文學，尤其是風謠體之詩歌文學。

但如此漫無涯際以探論詩歌起源原理，與中國傳世詩歌究竟始於何代，無甚關係。現在吾輩所急急討論之中國詩歌起源，換言之，即中國詩歌史從何時叙起之謂也。欲解決此問題，不得不拋去理論的研究，從事史實的研究。故此下先辯偽古詩歌，次論真古詩歌。

第二章 偽古詩歌之考辯

返古之思，人皆有之，而我中華民族似乎更甚，以故無論何種文化，皆極思所以推至遠古洪荒不可究稽之世。詩歌亦當然不能獨外。古人無論矣，今人尙有高唱三皇五帝乃至三皇以上之文學者，斯真不明歷代演化原理之甚也。茲將其所認爲三皇五帝以及三皇以下之詩歌，略加疏證，庶幾紫去而朱顯，真正之古代詩，始可得而論焉。

(1) 彈歌

斷竹，續竹，

飛土，逐宍（古肉字）。

此歌見吳越春秋。吳越春秋舊傳東漢趙煜撰，徐天祐已謂不類漢文（參閱四庫提要），所以此歌一定不可信。而近人白啟明竟推爲中國最古之歌謠，謂發生於黃帝以前，追記於漢人，並非僞託。（歌謠論集一首古代歌謠彈歌的研究）不意二十世紀青年，至有如此不明古史之囁語！

(2) 蜡辭

土反其宅，

中國詩歌之起源

中國詩歌之起源

三八

水歸其壑

昆蟲母作

草木歸其澤。

此辭見禮記郊特牲。孔穎達毛詩正義曰

「……大庭，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書，逐人為辭，則是為詩之漸，故疑有之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為田報祭；神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則蜡起神農矣。二者相推，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為一；大庭有鼓鼗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既能和集，周尙有雲門，明其聲音和集，必不空絃；絃之所歌，即是詩也。」

其實荀子已謂「五帝以外無傳人」（非相筭）；荀子時代所絕無傳聞者，漢儒撰郊特牲時忽有蜡辭，豈非咄咄怪事？

(3) 寧先生遊海詩

青藍灼灼千載舒，

百齡暫死食非盡。

此詩見十真記。據云寧先生乃黃帝以前之古代神仙。列仙傳有寧封子，與此似乎不無關係，而其時代又謂在黃帝時。十真記列仙傳皆絕不可信之書。詩歌爲純粹七言，更足證爲後人僞託。

(4) 皇娥歌

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

滄天蕩蕩望滄滄，乘桴搖漾著日傍；

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

(5) 白帝子歌

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

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

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

此二歌俱見王嘉拾遺記。據云白帝子是太白之精，皇娥乃少昊之母，二歌爲皇娥與白帝

中國詩歌之起源

子之情詩，不過拾遺記乃荒誕不經之書，二歌便亦聯帶成爲荒誕不經之歌矣。

(6) 有姦氏頌

聽之不聞其聲，

視之不見其形。

充滿天地，

苞裹六極。

此頌見莊子天運篇。莊子乃哲學書，非史書，所載秦半爲「寓言」。天運在外篇，非莊子作，其時代更晚。

以上六篇，歌詞俱存，至名存詞亡者，呂氏春秋古樂篇有葛天氏之樂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立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楚辭大招篇有伏羲氏之駕辯曲，隋書樂志及夏侯玄辯樂論有伏羲網罟歌，辯樂論又有神農豐年詠。以其皆見晚出之書，且不合歷史演化原理，故吾儕亦一律加以否認。故三皇及三皇以前無可信詩歌。

五帝時代之詩歌，與三皇時代同樣不可信，茲亦將散見各書者逐一略辯於左：

(1) 黃帝語

日中不彗，是謂失時；

操刀不割，失利之期；

執斧不伐，賊人將來。

倒閉不塞，將爲江河；

焚焚不救，炎炎奈何；

雨澤不去，將用斧柯；

爲虺弗摧，行將爲蛇；

此語見賈子新書及太公兵法，新書所載祇有其一，二兩句，餘祇見太公兵法。依現在新古史之眼光觀之，當然爲後人依託，况新書及兵法皆根本不可信據之書也。

(2) 黃帝巾凡銘

中國詩歌之起源

中國詩歌之起源

母愈弱，

母儂德，

母違同，

母傲禮，

母謀非德，

母犯非義。

此銘見路史疏仡紀。按漢書藝文志道家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亦曰：「黃帝有巾几之法。」但蔡邕必本漢志，而漢志所載又出於道家所依偽而託也。傳世尚有金人銘，見說苑敬慎篇，（文長不錄），嚴可均上古文卷一據賈偽不可信之太公陰謀太公金匱，謂即黃帝六銘之一。若以爲漢志所著黃帝六銘之一未必非是，但不能據以爲真黃帝之作耳。

(3) 擊壤歌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

帝何力於我哉？

此歌見晉皇甫謐帝王世紀。帝王世紀所言古帝先王多無古據，此歌亦決出偽託。明楊慎丹鉛雜錄謂出列子，而檢列子無之；即真出列子，列子固晉人偽書也。

(4) 許由箕山歌

登被箕山兮，瞻望天下；

山川麗崎，萬物還普；

日月運照，靡不記睹。

遊戲其下，何所却慮！

嗟彼唐堯，獨見愁苦，

勞心九州，憂勤后土。

謂予欽明，傳禪易祖。

中國詩歌之起源

中國詩歌之起源

四四

我樂何如，蓋不訥順。

何水流，綠高山，

甘瓜施兮，葉綿蠻，

低林蕭兮，相錯連，

居此之處，傲堯君。

此見琴操。琴操舊傳漢末蔡邕撰，然後漢書本傳不載。隋唐二志均著有琴操一卷，題孔衍撰。中興書目云：『晉廣陵守孔衍以琴調周詩五篇，古操引共五十篇，述所以命題之章。

則其爲孔衍撰無疑。造偽書，僞古典，爲晉人長技，吾人烏能遽信？

(5) 康衢謠

立我蒸民，莫非爾極，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此謠見列子仲尼篇，姑無論列子爲僞書；謠詞前兩句鈔自周頌思文篇，後兩句鈔自大雅皇矣篇，尙有令人可信者乎？

(6) 唐堯神人暢

清曆蘇兮承予宗，

百僚肅兮于寢室，

醴禱進福求年豐，

有謀(獲)在坐，敕予爲寤在玄中。

欽哉，昊天德不隆，

承命任禹寫中宮。

此暢(風俗通義云：「凡琴曲和樂而作命之曰暢，憂愁而作命之曰操。」)見謝希逸琴論。凡琴暢，琴操一類琴詞，無論所見何書，皆爲賡鼎，此暢亦當然不容例外。暢詞酷似騷體，在楚民族文學未發達以前，不得有此體詩歌。

(7) 堯戒

戰戰慄慄，日謹一日。

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埤。

中國詩歌之起源

此雖見淮南子人間訓，但以其距帝堯已二千餘年，本之何書，無徵，不信也。

(8) 舜及皋陶之廢歌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元首叢戇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此歌見尚書皋陶謨。雖然皋陶謨屬於今文二十八篇，非僞古文；雖然其編輯年代，吾儕尙未能確定；但無論如何，敢斷定非當時史官所記述。詩經言禹，不言堯舜；論語言堯舜，不言皋陶；言皋陶似始孟子；孟子已至戰國中世，孟子書之編著更在其後。以故，堯，舜，禹，皋陶，即果有其人，亦決不能如後世所傳之盛。荀子云：『五帝以內無傳政。』（非相篇）韓非子曰：『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堯墨之誠乎？』（顯學篇）二子之言，頗可深味。故雖劉玉盤先生詩學，朱希祖先生中國文學史要畧，梁任公先生美文史（未刻），皆推爲詩歌之最古者，而吾儕亦不敢致信也。

(9) 舜及八伯之卿雲歌

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舜歌

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于一人！——八伯歌

日月有常，星辰有新，四時順經，萬姓允誠。

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予賢善，莫不咸聽。

鑿手鼓之，軒手舞之，菁華已竭，褻袞去之。——舜歌

此歌見尚書大傳。即歌論歌，勝臯陶謨三首遠矣。但歌詞愈美，愈知必爲僞作；以三代以前若已有此等美善之歌，則中國詩歌史真成不可思議之怪史矣。尚書大傳舊傳漢伏生作，實是僞書。此歌決係仿臯陶謨三首而作者。

(10) 舜南風歌

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此歌頗有人尊信，因其載於孔子家語辯樂篇，而禮記之樂記亦有「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之言也。不知家語乃王肅僞書，不可憑信。鄭注樂記云「其辭未聞」，可見漢朝尙

中國詩歌之起源

淮南風歌詞。韓非子外儲左上，韓詩外傳四，淮南子詮言訓，秦族訓，越絕書十三，新語無爲篇，風俗通義聲音篇，皆言舜彈五弦，以歌南風，而皆無歌詞。由此知舜彈琴歌詩之神話雖起自戰國，而歌詞之增入則甚晚。再考古今樂錄亦載舜南風歌（樂府詩集七十七引），其辭又與此全異：

反彼三山兮，商嶽嵯峨。

天降五老兮，迎我來歌。

有黃龍兮，自出於河，

負圖書兮，委蛇羅沙。

塞圖觀識兮，閔天嗟嗟！

擊石拊韶兮，淪幽洞徹，

鳥獸愴愴兮，鳳凰來儀，

凱風自南兮，唱其增悲！

此歌蓋無人置信。載古今樂錄者知其不可信，載孔子樂語者則信之，斯亦可謂大惑不解。

者矣。

(11) 舜祠田辭

荷此長耜，
耕彼南畝，
四海俱有。

此辭見文心雕龍祝盟篇。文心雕龍鈔自何書，無得而詳焉，吾輩亦不能無疑。

(12) 方廻遊南岳七言讚

珠塵圓潔輕且明，
有道服者得長生。

此讚見拾遺記。據云方廻是仙人，仙人自然能在七言詩未發達以前二三十年，作此完美之七言詩！吾儕尙有何說！

以上十一種，皆傳世五帝時代詩歌之歌詞俱存者。至歌詞已佚者，拾遺記有黃帝之龍裳頌，歸藏有黃帝之柶鼓曲（共十曲：震雷驚，猛虎駭，鷲鳥擊，龍媒蹀，靈夔咆，雕鴉爭，

中國詩歌之起源

壯士奮怒，熊熊哮咆，石盪崖，波盪整一，水經注有伶倫：之渡漳歌，文心雕龍有章譽時威，墨之九招歌，尚書大有虞舜之大唐歌，難歌詞失傳，不能尋覓本身之確證，然亦不敢憑信。

(未完)

燈花婆婆

楷

也是園日卷十著錄宋人詞話十六種，單篇十二種。此十二種中，存佚各半。佚篇中之燈花婆婆，最爲有名。馮夢龍纂新平妖傳第一回即取其事以爲入話。(胡適之先生序亞東圖書館印宋人平話八種會錄出此一段)以今觀之，其行文甚短促，蓋馮氏引用時又有刪節，非原本之舊。馮氏纂三言收宋人評話甚多，而竟遺此一篇，不知何故，亦可惜之事。余按燈花婆婆故事，實本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見前集卷十五。太平廣記三六三妖怪五亦轉引之(題爲劉積中)。段書之劉積中，馮書作劉真卿。段謂見婆婆者爲劉，而馮書謂爲劉之妻。然情節實大同小異。燈影中出姥長三尺，及取人心肝之說亦同。其本段書而演義爲之至爲顯然。唯於情節略有變通，使愈合於小說之趣味而已。宋人平話，爲瓦舍技藝之一，意在娛樂歛鈔，與唐賢撰作可謂截然兩途。然其取材猶不得不借重唐人，即其意境姿態，直接得之唐人者亦多；亦此談通俗小說者所應注意者也。

金得勝陀碑跋

莊嚴

碑在今吉林省扶餘縣拉林河西岸七里，距入松花江處四十里，舊名額特赫噶珊。據薩英額吉林外紀云：「國語（滿洲語）額特赫勝也；噶珊，鄉村也」。今名石碑崴子。額題「大金得勝陀碑」奉政大夫充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太常博士驍騎尉賜緋魚袋趙可奉敕撰。儒林郎咸平府清安縣令武騎尉賜緋魚袋孫侯奉敕書丹。承直郎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充國史院編修雲騎尉賜緋魚袋黨懷英奉敕篆額。趙可黨懷英均見金史，惟孫侯無傳，豈官微故耶？據拓本碑長八尺五寸，廣三尺三寸，陽面漢文，三十行，行字數不等；陰面，女真文，十二行。案得勝陀金太祖誓師地也，金史太祖十三年起兵攻遼，進軍寧江州（今之烏拉街）諸路軍皆會於凍流水（即今之拉林河，譯音微變。）太祖舉酒酌國相撒改曰「他日成功，當識此地，」明年收國之年，克黃龍府（今農安縣）遂平渤海等五十四州。至大定甲辰（廿五年）世宗東巡，駐驛上都，始命詞臣作頌，刊於貞石，即此碑是也。惟大定立碑之事，史未之載，此可補史書之缺。又攷金史定類希尹傳，希尹本名谷神。（滿洲源流考作古紳）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

制度，希尹乃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合本國語，制女真字，書成，太祖大悅，頒行於天輔三年。其後熙宗亦製女真字，頒行於天眷五年，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此碑爲大字抑小字，余不學尙難確指，然無論其爲大小，金源文字，流存天壤間者，合金與石，不過十種，爲考古學，語言學上之重要材料，必無疑間矣。

郎主 郎君

楷

遼金元時，臣下輒稱其主曰「郎主」（小說訛作「狼主」），世人因疑郎主爲胡虜相沿以稱其酋者，如可汗單于之比。其實非是。按：玉堂閒話載鄭昌圖親表家之僕路逢黃衣使人問云：君家郎君應進士舉無？僕曰：我郎主官已高，諸郎君見修學次。郎主謂其主人，諸郎君謂其少主人也。是郎主本唐以來卑幼對其尊長之通稱。非胡語。年長者尊之曰郎主，年少者則尊之曰郎君。故郎君又爲子弟之稱。宋王聖塗滬水燕談載漢相蘇禹珪子德詳第一人登第，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言德詳爲宰相子弟也。子弟即郎君，故宋元小說戲曲每云子弟郎君。

荊皖逸史跋

謝國楨

荊皖逸史五十三種，原題陳湖逸士編。編者姓名不詳。所云野史發現於陳氏無夢園者，或出編者之僞託。起三朝野紀，至兩粵夢遊記，末附平臺紀畧，共五十三種。編輯極爲無次，刻本凡有二種：一爲半松居活字本，二爲古槐山房本。古槐本即由活字本所出，而稍訂正其謬。據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所稱是書子曰，如：『弘光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畧，子遺錄行朝錄，爲此本所無，其編纂舛謬者，如孫承宗著車營百八叩附於孫高陽前後督師略後，然百八叩有二卷，督師略僅二葉，不得取彼附此。』又：『江陵紀事爲吳應箕東林事略之第二卷。此又重刻之，全無倫次。李恂伯所見者，蓋原刻活字本也。古槐山房本其補活字本之誤者據其總目』云：如三朝野紀原缺第五六卷，及第七後半卷，今借鈔補，舊刊本另有被逮紀畧人變紀略二種已全載故刪。東陽兵變本載在聖安本紀後故刪，行朝錄原缺今補，東林本末原題東林事略，今依序改。舊刊本另有江陵紀事即此本之第二卷故刪，盧司馬殉忠錄，舊刊本有盧公遺事，案即此中一種，故併。子遺錄榆林城守紀畧，保定城守紀畧原缺今補，滄州紀事另有甲申記事一種，即此卷故刪。弘光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畧揚州城守紀畧原缺今補。做指南

錄，案行朝錄中贛州失事純用此卷，而詳畧攸殊，故兩存之。」是古槐山房本，較活字本爲善。然野史傳鈔悠謬，根本即有錯誤者。如兩朝剝復錄多殘缺不完，聖安本紀六卷本乃出之文秉之甲乙事案。所知錄原爲六卷，此非足本。行朝錄根本爲後人纂輯之書，非黎洲原作。攻渝紀事乃攻渝諸將小傳中徐如珂小傳。滄州紀事，乃程正揆先朝遺事之下半篇。東塘日劄即嘉定屠城紀畧，閩遊日記即閩事紀畧，一書而滑爲二者。野史稗乘不獨篇章倒置，即字句之間，亦多不同，網求散佚，固足見當日事蹟，然如習見之荆駝逸史，明季稗史痛史等書如能考其異同，訂其舛謬，亦於史事不無小補者也。

張澍輯佚書

重

張介侯所輯古佚書，據二酉堂叢書目，共列三十六種，內十三種未刻。而蜀典卷十上載擬爲舍人爾疋注，卷十下載蜀才易注及譙周五經然否論，則未刻者實僅十種。朱記榮未刊遺書志畧有皇甫謐帝王世紀十卷，張澍輯，養素堂文集卷三有澍自序，稱哀而輯之，而復注注，則澍於是書用力甚勤，當時必有成書，或以卷帙較繁，不入叢書也。餘九種集內無自序，當均屬未成之作。又按蜀典中尙有凡將篇佚文，陽城衡樂經，揚雄琴清英，譙周法訓四種，殆以不能成帙，故未列叢書目內。

新書介紹

孫淵如外集六卷

高陽王重民輯，國立北平圖書館印行，定價一元四角，各大書坊代售。孫淵如集外遺文頗多，此書搜得百餘篇，雖未敢云備，亦巨觀矣！王君序云：

淵如先生生乾嘉樸學極盛之世，少耽詞翰，長溺訓詁，因器以求道，由下而上達，阮伯元稱爲以賈許而兼徐庾，誠篤論也。先生所爲文，每數年輒自訂爲一集，據張紹南所撰年譜，乾隆五十九年撰問字堂集六卷，嘉慶二年撰岱南閣集二卷，七年四月刊五松園文稿一卷，十一年撰平津館文稿二卷，十四年輯嘉穀堂集一卷，譜云輯澄清堂文稿，疑卽是集。以年月攷之，似在五松園文稿前後。先生卒後，嚴可均輯雜文之未刊者，爲冶城山館遺稿。下德福續編。嚴輯稿未刊問字堂等集五種並收入岱南閣叢書。光緒甲午，長沙王先謙嗜先生詩古文詞，合詩錄彙爲全集，刊於思賢講舍。四部叢刊亦收入。是後繆荃孫輯刻常州先哲遺書日有重編孫淵如文集二十卷，稱荃孫輯，稿未刻。較舊輯多八卷，余以繆氏富收藏，咸得嚴輯本編入也，遂縱迹之。承徐森玉先生假得，共六冊，上題孫伯淵先生文集

下署江陰繆荃孫輯，有雙輪閣荃孫兩印。按類排纂，前三冊分卷，各篇接抄，後三冊不分卷，篇自爲起

訖，爲易於分類也。持與文集相較，唯少甘氏歲星經序一首，蓋係誤脫，則重編爲二十卷者，

疑合詩文爲一帙，文集十二卷，詩初刻本八卷，後楊文藻增治城集補遺一卷，疑作附錄，故二十卷也。別無所增益審矣！嚴可均答徐星伯書，

嚴橋遺稿稱所編有孫淵如外集五卷，當即年譜所稱冶城山館遺稿。朱記榮國朝未刊遺書志畧有

嚴可均編淵如外集五卷，鄭文焯南畝遺徵有淵如文集五卷，並是一書。朱氏記云：「嚴橋先

生編輯校定之書，不下數十種，聞前年南潯蔣氏，不戒於火，所藏嚴橋諸稿本都已被燬，

未審外間存有傳錄本否？」今詢之藏書家，亦未有見者，恐嚴橋所輯先生遺文，已爲六丁取

去，惜哉。余愛先生考據文字，而羣書序跋，窮源竟委，尤爲特嗜，見有爲集內所遺者，輒

別紙錄之，歲月浸久，所得漸多。嗣聞清華大學購杭縣楊氏書，有孫淵如雜文四冊，疑嚴

本也，大喜過望，假而讀之，一冊全與嘉穀堂集同，一冊均在岱南閣集內，餘二冊與問字堂

平津館集同者亦多，知非嚴本。內有文十三篇，均刊本所無，爲可寶也。又從昭代經師手簡

錄得書六篇，說文諧聲補逸錄得書二篇，醴泉縣志錄得書一篇，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藝風堂藏

書記寒廬山房舊存善本書目錄得序跋四篇，朱笥河趙甌北洪北江全集，錄得銘狀四篇，續歷

城縣志錄得跋文一篇，韓城縣志錄得頌一篇，此外序跋，各從原書輯錄。共九十一篇，仍釐爲五卷。雖不能復嚴氏之舊觀，而確爲藝風所不及也，謹師鐵橋之意，仍以外集名編云。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王重民序於北平居仁堂之西四所。

又書目答問駢體文家集下，有孫星衍問字堂外集，不著卷數，吳釀刻八家四六文鈔，選問字堂外集五篇，曾煥輯駢體正宗錄孫淵如文六首，除複重共存七篇，許貞幹並據爲作註。余又獲三篇，亟爲哀錄。乾隆乙卯，先生輯刻考據之文爲問字堂集，阮元致書云：「以元鄙見兄，所作駢麗文，並當刊入，勿使後人謂賈許無文章，庾徐無實學也」，汪容甫亦稱先生爲能東漢魏晉宋齊梁陳之文者，吳釀題詞。則先生駢文之見重於時，爲何如乎？孫詒讓致王子莊云：「孫淵如先生駢文，精麗妙擅一時，而不以入集，許鄭經師，似不必以徐庾麗文誇示流俗也」見柔樞文鈔。余以先生文藻，實亦名家，仲尼四科，文學並重，雖不必誇示流俗，亦無用故爲棄置，以曲徇先生之意。原稿既散，存者僅此，爰附集後，以與考證之文並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重民又識。

補晉書藝文志

重

全書四卷，附年譜一卷，上海秦榮光撰。榮光字炳如，生於道光二十一年，卒於光緒三十年。據譚先生於光緒十三年，始撰此書，二年脫稿。按補晉書藝文志者，有丁國鈞文廷枋吳士鑑黃逢元及秦氏，共五家，以秦書爲最早，而流傳於世反最後。精嚴不及黃氏，但可與丁文吳三家絜長短。至其分類，諸家後漢書晉書入別史，十六國載記等書入雜史，惜無敘錄，不知其意旨安在？司馬彪有續漢書，久佚，志冊卷，則附范書以傳，秦氏於正史類著錄司馬彪續漢志三十卷，別史類又有續漢書八十三卷，一書分入兩類，自違背矣。何法盛晉中興書入編年類，杜恕杜氏新書入傳記類雜錄之屬，尙書類有夏禹治水圖，而裴秀禹貢地圖十八篇則入地理類，藝文類聚有裴秀禹貢九州制地圖論，則兩類中均未道及，似俱未詳。

本刊第三期目錄

穀梁不傳春秋證

張西堂

補齊書宗室世系表

劉盼遂

晚明史籍考序例

謝國楨

鐵雲藏龜序

吳昌綬

鐵雲藏龜自序

劉鶚

第四期目錄

說弁

孫海波

戰國策作於蒯通考

羅根澤

劉知幾之平生

傅振倫

四庫提要中關於漢書古本問題之附註

蕭鳴籟

上黃季剛師論說文重文書

劉盼遂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

學文雜誌 第一卷 第五期

定價 每期大洋壹角五分

通訊處

北平中南海居仁堂西四所 王重楨 謝國楨 孫楷第

代	售	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佩文齋書店	
	直隸書局 景山書社	
	師範大學國文部	
上海	中國書店	
日本	文求堂	
	彙文堂書店	

1151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廿五日收到